

明清鼎革中的心灵史

吴梅村

叙事诗人物形象研究

• 白一瑾 著 •

责任编辑：沈会祥

封面设计：刘 薇

ISBN 978-7-201-05913-6



9 787201 059136 >

定 价：27.80元

明清鼎革中的心灵史

——吴梅村叙事诗人物形象研究

白一瑾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清鼎革中的心灵史: 吴梅村叙事诗人物形象研究/

白一瑾著.—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5

ISBN 978-7-201-05913-6

I. 明…II. 白…III. 吴梅村(1609~1671)—叙事诗—
人物形象—文学研究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23342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刘晓津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300051)

邮购部电话:(022)23332469

网址:<http://www.tjrmcbs.com.cn>

电子信箱:tjrmcbs@126.com

天津市富祥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880×1230 毫米 32 开本 8.75 印张

字数:220 千字

定价:27.80 元

序

吴梅村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人物。他是清初“江左三大家”之一,就诗歌创作成就而言,可称是清代诗坛第一人。他是清代娄东诗派的前辈。他的梅村体,影响了有清一代许多诗人,从吴兆骞、陈维崧,到杨芳灿、黄晟、陈文述、徐汉苍、高锡恩、李宗言、李希圣,从清初到清末。他又是明清鼎革之际“贰臣”或称“两截人”的典型代表。也因此,近年研究吴梅村的人很多,研究他的心态人格,研究他在明亡之后的八年隐居生活,研究他的仕清,研究他的诗史观念和实践,研究他的梅村体,研究他的《圆圆曲》,提出并解决了很多问题,但仍可以提出很多问题,仍有很多问题需要研究解决。白一瑾这部著作可能就是一种新的尝试。她不是全面研究梅村体,不是全面研究他的叙事诗,而是着眼于吴梅村叙事诗的人物形象,来研究人物形象,研究其创作过程,研究其心态命运及性格特点,研究这种特点形成的原因,又进而深入研究其叙事诗的特点,深入探讨作者自己的心态人格。借用作者的话来说,是发掘对于吴梅村叙事诗和心态人格的“别一种”理解方式。

这是一部有才气,有朝气的著作。作者善于抓特点,抓问题的核心。比如,关于吴梅村叙事诗人物形象的塑造,她紧紧抓住以人系事和以史传心这两点。关于人物形象的类型,她概括为两类,一类是为无者形象,包括豪门沦落者和乱世女子两类;一类是为有者形象,包括忠臣形象、降臣形象和有所作为的小人物形象三类。关于吴梅村的心态,她抓住两点,一是贰臣心态,这是有为者形象的

思想根源；一是失败者心态，这是无为者形象的思想根源。抓住了特点，抓住了问题的核心，吴梅村叙事诗人物形象及其思想根源的总体面貌，就比较清晰地呈现在人们的面前。

作者对吴梅村叙事诗人物形象的内涵有比较深入的把握，不是泛泛而论，而是着眼吴梅村笔下人物形象的命运，着眼其内在心灵，努力把其深层的思想内涵揭示出来。比如，作者分析《洛阳行》中的福王朱常洵。他始于奢华而终于惨烈，在时代风浪和权力阴影中，既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又不能保有自己的幸福。他的生命历程不过是一幕无奈的悲剧。作者分析《永和宫词》中的田贵妃，指出，这个身处深宫的小女人，尽管用尽心思经营她那小小一隅的嫔妃生活，宫闱的生活规则还是向她展现出了浊恶丑陋的一面，这既有崇祯皇帝的猜忌迁怒，也有胡作非为的家族的阴影。因为早天，她躲过了皇帝殉国、宫妃惨死、大明灭亡的悲剧命运。这表明，无论是田贵妃本人还是宫嫔后妃，乃至当朝皇帝，都不过是历史手中的玩物而已。作者分析《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指出，诗中不论是美貌惊人、才艺超群的名门闺秀，还是青楼道边的娼家女子，先是仓皇南渡，经选秀风波，然后遭清军劫掠，终归一抔黄土，这实际是一曲历史暴虐面前弱女沦亡的悲歌。作者分析《雁门尚书行》中的孙传庭，指出，这个勇武绝伦而胸有韬略的一代名将，因朝廷严旨催逼，冒险出关进击，终至全军陷入绝境，溃败战死，并且全家殉节，然而在于国无望的悲哀中却很快被人们忘却。这当中既有一种情感的空缺，更有一种历史的虚无感。作者分析《茸城行》，指出，诗中主人公马逢知死于反清复明，不但未予赞美，反而给予尖锐的讽刺。这是因为吴梅村认为这个贪财好色、给松江百姓带来无数灾难的丑恶之徒不可能成此大业。吴梅村视草民性命重于忠孝大节，而

这又与他对战乱时代普通人的同情和他以失节者自居的心态分不开。作者分析《松山哀》，洪承畴松山战败后被俘降清，助纣为虐，正春风得意屡建奇功之时，回忆那不堪回首的松山惨败，喟然叹息。白一瑾认为，这深沉的叹息，不是简单的讽刺所能解释得了的，这当中更多的是无比残酷的道德拷问、无比深重的内心感慨和在历史的须臾变化中不能自主的悲哀，是吴梅村与笔下人物情感上的共鸣和对于人物内心世界的深度发掘。作者分析《圆圆曲》、分析陈圆圆，指出，这位色艺双全的江南名妓，先是被豪家强力拆散恋情，作为政治工具被送入宫中；继而又由豪家开恩，同样作为政治利益的交换，来到吴三桂身边；再继而在比豪家更加强横粗暴的大顺军面前，陈圆圆更柔弱得不堪一击；后来她虽劫后余生，仍然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不过是被无情的历史洪流所拨弄的一缕粉絮。作者分析《圆圆曲》中的吴三桂，指出，这位曾是国之干城的良将，冲冠一怒为红颜，借兵复仇，终至于卖国为贼，毁灭全家。吴梅村所展现出的的是他对于历史的那种不拘泥于道德评价的厚重思考，除了对于卖国者罪恶的谴责，更有有为者在多舛遭际面前的尴尬与无奈。这样的分析，较之平面的泛泛论述，无疑更真切地发掘到了吴梅村笔下人物形象的深层思想内涵。

作者有很多精彩明快的分析，对很多问题有很好的看法。比如，关于吴梅村的诗史观，作者看到，他的以史传心之论，无论是在记录历史还是在保全“名教”两方面，都对传统的“诗史”观念作了一次隐秘的逃离。作者指出，在叙事诗所体现的作者的情感倾向和价值取向方面，吴梅村走的是一条由“名教”向个人的道路，一方面是主流道德观念的退位，另一方面是真挚的个体情感的凸显，这使得吴梅村叙事诗远远超越同时代的文学水平。关于吴梅村叙事诗

人物形象塑造中虚构手法的运用,作者认为,吴梅村所书写的只是他本人对于历史进程的心灵体验,以及对活跃于其中的人们的悲悯叹息,而更有些形象则甚至就是他本人心灵世界的外化,所以他既不会让僵硬刻板的名教大节也不会让既定的历史事实束缚自己。吴梅村诗中虚构手法的频频运用,并不构成对其艺术成就的破坏,反而是其作品所达到的高度艺术水平的来源之一。比如,关于甲申殉节未果的原因,作者指出,吴梅村号锄欲自缢是出于真情,但他之所以殉节未果,除了其他原因之外,与他性格懦弱、优柔寡断,面临生死关头时很难当机立断有关。关于吴梅村仕清,作者认为,确实并非主动而是为人所逼迫。当他被迫出山已经无法避免的时候,功名渴望的实现便成为梅村排解心理压力的安慰剂,可以部分地满足他那不可能不存在的传统士人立身朝堂扬名显亲的潜意识渴望,从而缓解他那已经被无休止的自责浸泡得苦透了的心境。比如,关于吴梅村叙事诗人物形象的思想根源,作者分析,这与吴梅村的特殊遭遇和心态有关。吴梅村受崇祯帝的知遇之恩,甲申殉节未果,后又失节仕清。一方面,大节有亏的强烈的道德自卑感主宰着他的内心;另一方面,传统道德价值观体系彻底崩塌,他因此可以以自己的阅历和切身感受来理解和评价同时代一些重要人物的所作所为。他的叙事诗,无论是在人物形象的塑造还是人物行为的评价上都超越忠孝大节的樊篱。他笔下的忠臣因此有无力回天的悲哀,降臣因此有“两截人”的痛苦,有为者人物形象能达到以传统道德为先导的作者所达不到的思想深度。作者又分析,吴梅村性格懦弱,遇事优柔寡断。他自幼体弱多病,得到家人过分的疼爱保护,一方面加深了人生的懦弱无助感,另一方面,有一种丰富细腻而脆弱的依恋之情。历经险恶政争,使他对政界的风狂浪涌充满惊

悸；乱世流离，又使他在精神上与乱世中生命如草芥的百姓产生共鸣，深切感受到了他们那种不能保证自身安全不能掌握自身命运的悲哀；亲朋罹难，更使他产生人生无常的虚无凄苦之感。这种失败者的心态，使他偏好历史剧变中沦落者遭遇的题材，对于个人在突如其来的历史变革面前的无能为力之感抒写得极为充分，那种无处不在的凄苦哀怨的情绪色彩成了他作品的一大特色。吴梅村用阴柔艳丽的笔法写重大历史题材，笔下那么多无为者的人物形象，其思想根源应该在此。

这样的分析和看法，有的带有考证性质。这部著作，重在论述而不在考证，但根据论述的需要，也时有认真的考证。作者采用学界有关说法的时候，也有自己认真的考虑和分析。比如，作者考证《萧史青门》的作年，在比照各种史料之后，以为此诗应系吴梅村北上仕清、重至京城后的作品，而这就使准确把握这首诗的思想内涵有了依据。比如，作者依据吴继善所作的郊天表，证明吴继善是在文中以言语讥刺张献忠而得祸，说明吴继善并非真心投降张献忠，更非如周钟辈般阿谀“流贼”，丧尽廉耻，当然这样的死终究因为降过贼而有了抹不掉的污点。比如，关于《圆圆曲》是否信史，比较各说，作者认为，吴三桂因父亲吴襄被执而与大顺政权决裂投靠清军的记载应该还是比较符合历史事实的，而“冲冠一怒为红颜”的说法从各方面来看都与事实真相有相当的距离。“冲冠一怒为红颜”之所以成为历史定评，与清廷对待吴三桂当年引兵入关这一关键性举动的微妙态度有关，与清廷需要彻底从政治上、道德上各方面把吴三桂的形象进一步抹黑，以使政府从“削藩”到镇压三藩叛乱的一系列行动合法化有关。《圆圆曲》不过是由于其广泛传播和巨大的社会影响力令人啼笑皆非地充当了“证史”的工具。而这就为分

析陈圆圆和吴三桂这两个人物形象提供了依据。

这部著作视野也比较开阔。作者联系中国传统叙事诗人物形象塑造的演进和清初叙事诗新发展的大背景,联系纪传体史书的特点,考察吴梅村叙事诗的人物形象塑造所受的内外影响。作者不论考察具体作品、人物形象,还是吴梅村的心态,都联系明清鼎革的大背景,以凸显其历史内涵和特点。就行文来说,文思畅达流利,运笔轻灵多姿,富于文采。这都是可以称道的地方。

还在读本科的时候,一瑾就显露了她的才华。现在能出版这么一部著作,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一个题目作下来,一部著作完成,会发现,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刚刚开始,刚刚进入这一研究领域。眼前有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吴梅村、清代诗歌文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传统文化,都有很多问题需要去发现,去研究。学术正是在不断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中得以发展。对于个人来说,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走向成熟。一瑾以后的路还很长,应该更能展现她的才华,愿她以更为进取的心态和蓬勃的朝气,走进更为丰富灿烂多姿多彩的学术天地和生活天地。

是为序。

卢盛江

2008年4月21日

目 录

绪论	1
一、中国传统叙事诗人物形象塑造的演进	1
二、清初叙事诗的新发展和吴梅村叙事诗的特点概述 ---	11
三、学术界研究状况的分析	18
第一章 吴梅村叙事诗人物形象塑造的特点	21
第一节 以人系事的纪传体创作方式	21
一、纪传体的文体特色	22
二、纪传体史书对吴梅村叙事诗的外在影响:体例 的编排	24
三、纪传体史书对吴梅村叙事诗的内在影响:情感 的移入	28
第二节 以史传心的历史表述方式	38
一、对人物行为道德评判色彩的淡化	41
二、人物形象塑造中虚构手法的使用	48
第二章 吴梅村叙事诗中的两类人物形象	59
第一节 无为者形象:豪门凋落与钗钿流离	59
一、水天闲话天家事——豪门沦落者形象	60
二、红粉飘零我忆卿——乱世女子的流离悲歌	72

目 录

第二节 有为者形象:从忠臣到降臣	77
一、青史谁人哭薤碑——忠臣形象系列	79
二、变化须臾间——降臣形象系列	88
三、征南上客擅纵横——有所作为的小人物形象 ...	95
第三节 《圆圆曲》:有为者与无为者的完美融合	98
一、《圆圆曲》是否是“信史”?	100
二、陈圆圆的无为者形象	113
三、吴三桂的有为者形象	117
 第三章 作者本人特殊遭遇与心态对创作的影响 ...	123
第一节 贰臣心态:有为者形象的来源	123
一、思深故国频回首——吴梅村的英主情结	124
二、我因亲在何敢死——甲申殉节未果	130
三、误尽平生是一官——失节仕清	137
第二节 失败者心态:无为者形象的来源	148
一、白浪掀天一叶危——崇禎党争	150
二、乡关兵火伤王粲——乱世流离	160
三、世路谁能脱左骖——亲朋罹难	163
四、息夫人胜夏王姬——江左三家比较	171
 附录一:吴梅村部分叙事诗注释	175
临江参军	175
洛阳行	182
永和宫词	188
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	198

目 录

圆圆曲	203
鸳湖曲	209
萧史青门曲	213
雁门尚书行	219
松山哀	226
临淮老妓行	229
悲歌赠吴季子	234
楚两生行	236
 附录二:参考文献	 242
 附录三:吴梅村年谱	 253
 后 记:	 265

绪论

吴梅村是清初乃至整个清代文学成就相当高、影响极大的大家之一,有清代诗坛第一家之称。¹他的诗歌创作成就较高,特别是在叙事诗创作方面更为突出。²在中国传统文学中叙事诗不发达的情况下,他的横空出世代表了自中唐以后中国叙事诗的又一高潮。此外,他那坎坷复杂的身世遭际,和身为“贰臣”的特殊心态,也为众多研究者所关注。在学术界对于梅村诗“诗史”性质的探讨已经相当充分的情况下,新的研究应该别开蹊径,从叙事性作品创作过程中作者的“移情”现象以及作品中人物形象与作者人格的内在联系入手,探讨吴梅村叙事诗中的人物形象创作过程,以及人物心态命运与他本人情感遭际的契合,发掘对于吴梅村叙事诗的“别一种”理解方式。

一、中国传统叙事诗人物形象塑造的演进

作为明末清初最具代表性的大家,吴梅村的叙事诗代表了中国古代叙事诗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高峰。³在吴梅村手中,中国传统

1 参看叶君远:《清代诗坛第一家——吴梅村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第1-2页。

2 在此,有必要对本文的研究对象作一界定和说明:以往的研究者大多习惯于用“梅村体”这一概念来指代吴梅村创作成就最高的叙事歌行,但是纵览前人的评价,“梅村体”指代的主要是其七言叙事歌行。如果以“梅村体”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那势必会把梅村的一些相当优秀的五古叙事诗如《临江参军》、《哭志衍》、《思陵长公主挽诗》等排除在外。故本文以“吴梅村叙事诗”这一较概括的概念作为研究对象。

3 参见郭建球:《论吴梅村叙事诗的艺术成就》一文,发表于《中国文学研究》1997年第1期。郭文认为中国古代叙事诗的发展经历了三次高峰,分别是以曹操、蔡琰等为代表的建安时代,以杜甫、白居易为代表的中唐时期,以吴梅村为代表的明末清初。

叙事诗已经发展到了顶点,达到了高度成熟的水平。由其作品可以看到,作为叙事性作品的一些必备要素,如事件的连贯性、情节的编排、人物的刻画等都已经呈现出创作自觉的特征。尤其是在人物形象、性格、命运特征的自觉追求和着力刻画方面,吴梅村继承了相当多的中国古代叙事诗固有的传统,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独具自家面目的人物塑造特点。

在对中国传统叙事诗中的人物形象进行探究之前,首先有必要对中国传统叙事诗产生的土壤和源头进行考察。尽管中国古代诗歌艺术高度发达,产生的叙事诗数量也相当惊人,但是与抒情诗相比,叙事诗还是处于一种不受重视的发展环境之中,始终不够发达。其原因可能是比较复杂的。一方面,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把诗歌当成抒情言志、“吟咏情性”的手段而非记载事件的工具,这就使得叙事诗与抒情诗相比始终处于“变体”的次级地位,难以获得与抒情诗相等的社会评价。另一方面,中国上古时期诗歌与史籍分家很早,在西方一直作为史料记载而存在的史诗,在中国较早地被散体化的史书取代,诗歌则从记载事实的责任中解放出来而专作“吟咏情性”之用。在多方面因素的决定下,中国传统的叙事诗作品数量虽然繁多,但是与早在先秦时代就已经高度发展了的抒情诗理论相比,叙事诗的理论研究显然相当滞后,直到南宋刘克庄的《后村诗话》中,才明确提出了“叙事体”之说。在此之前,缺乏理论指导的叙事诗创作更多地是处于一种“自发”而非“自觉”的状态下。传统叙事诗中的人物形象塑造呈现出来的就是这样一种未经理论规范的自发性特征。

中国叙事诗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的“诗三百”。在中国的上古时代,并没有出现其他国家那种规模宏大的长篇史诗,叙事

诗主要是以史官征实和民间歌唱两种形式存在的。前者以《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五首一组的诗篇为代表,后者以十五国风中的部分作品为代表。前者以记叙周部族兴盛史中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为主要创作目的,虽然在纪史的过程中也展现了周部族的始祖后稷、公刘、古公亶父、文王、武王等人的生活历程和重要事迹,但其主要以表彰人物的德行功业为主,人物个性特征并不鲜明,比较缺乏生气。后者则取自民间的歌唱,多系对自身遭际命运的咏叹,较前者更具鲜活的感染力,尤其是弃妇自述由起初恩爱到最终被弃的不幸遭际的《邶风·谷风》、《卫风·氓》等作品,不仅有较完整的故事线索,而且在叙述的过程中充分展现了故事主人公也即叙事者本人的性格特征。然而对自身遭际的抒发叙说与在作品中自觉书写某一独具个性的人物形象,这其间还有相当的距离。应该说,在《诗经》的两类叙事性作品中,都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人物形象塑造”。

中国叙事诗中真正的“人物形象塑造”的出现,是“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¹的汉乐府诗。与先秦时代的叙事诗相比,汉乐府诗的一个重大进步就是超越了在《诗经》中占绝对优势的第一人称叙述,发展出了第三人称的全知视点。这就便于作者以纯粹的“叙事者”而非集叙事人与作品主人公于一身的方式,来展开更为复杂广阔的情节,刻画更多不同人物的性格心理。在汉代乐府诗中,可以看到在故事情节的叙述中,人物刻画的分明显加重了,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更为鲜明动人。在汉乐府诗中,可以看到诸如受尽欺凌的孤儿(《孤儿行》)、病弱

1 班固:《汉书·艺文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121页。

凄苦的贫妇(《妇病行》)、铤而走险的穷汉(《东门行》)、家破无依的老兵(《十五从军征》)、美貌机智的采桑女(《陌上桑》)等各种各样迥然不同、性格各异的人物形象。当然,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成就最高的还属汉乐府的集大成之作《孔雀东南飞》。在这部篇幅长达三千多字的作品中,主要出场人物个个都堪称形象鲜明,可圈可点。在情节推进的过程中,人物的性格特征逐步显现:兰芝的刚强、仲卿的忠厚、焦母的蛮横、刘兄的势利,都被刻画得细致入微、精彩绝伦。沈德潜评之为“杂述十数人口中语而各肖其声音面目,岂非化工之笔”¹,相当准确地概括出了《孔雀东南飞》在个性化的人物形象塑造方面取得的极高成就。另一直接承袭汉乐府成就的北朝乐府杰作《木兰辞》则采取即人叙事的手法,集中塑造全篇唯一的人物形象——勇武机智而又颇具女儿情怀的女主人公木兰的形象,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就。

唐代的叙事诗是中国传统叙事诗发展史上的又一高峰,以往的研究者多将目光专注于从盛唐后期以至于中唐的杜甫、白居易、元稹等人的叙事诗,而对中唐以前的作品关注较少。事实上,从初唐开始,有唐一代的叙事诗就已经展现出较前代更为明晰独到的发展特色,比较有代表性而又对吴梅村的叙事诗产生较大影响的是初唐四杰、崔颢和李颀的部分作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特别指出吴梅村诗“格律本乎四杰,而情韵为深”。吴梅村受初唐四杰的影响已经是历来研究者公认的事实。但是四杰流传下来的那些鸿篇巨制如卢照邻的《长安古意》、骆宾王的《帝京篇》等,虽然在铺叙的豪华生动和音节的宛转浏亮方面确实是梅村的先

1 沈德潜:《古诗源》卷四,中华书局,1978年,第87页。